紅樓夢疾病考



林黛玉

(1)支氣管擴張 (Bronchiectasis)
(2)慢性支氣管炎 (Chronic bronchitis)
(3)憂鬱症 (Depressive neurosis)
(4)迫害妄想 (Persecutary delusion)

兩彎似蹙非蹙籠烟眉，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。態生兩靨之愁，嬌襲一身之病。淚光點點，嬌喘微微。閉靜似嬌花照水，行動如弱柳扶風，心較比干多一竅，病如西子勝三分。

這一段描述可謂入木三分，將林黛玉的病態及憂鬱、妄想性格刻劃得淋漓盡致毫無缺漏。林黛玉自幼即弱不勝衣有不足之症，從會吃飯時便吃藥不停，一直吃著人參養榮丸（語見紅樓夢第三回）。她母親亡故後，賈母接她至榮國府；每年春分秋分後，必犯舊疾咳嗽不止，過份勞累也是如此，天氣暖和病症即緩解下來（紅樓夢第四十五回）。父親林如海亡故後，愈發抑鬱時時垂淚，常自歎命薄，既無父母又無姐妹兄弟，孑然一身寄人籬下；舊疾時常發作，有一回由襲人處得知賈寶玉生命垂危，心頭一慌哇的一聲，將所服之藥，一口嘔出，抖腸搜肺，炙胃煽肝的，咂聲大嗽了幾陣。一時面紅髮亂，目腫筋浮，喘的抬不起頭來（紅樓夢第五十七回）。有一晚作了惡夢，醒來時喉間哽咽，心上亂跳，枕頭已經溼透，肩背身心但覺冰冷。想起夢中光景，無倚無靠，一時神魂俱亂，又哭了一回，遍身微微的出了一點兒汗，掙扎著爬了起來，窗縫裏透進一縷涼風來，吹得寒毛直豎。一會兒咳嗽了起來，大咳了一陣後只見滿盒子痰，痰中有些血絲，覺得自己喉間有些甜腥，心裏一撞，眼中一黑，神色俱變，半日又吐出一口痰來，痰中一縷紫血，簌簌亂跳，隨即昏昏躺下（紅樓夢第八十二回）。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，身上只剩下一把骨頭（第八十三回）。請了王大夫診治後，調養多日才稍稍恢復過來，但是後來由丫頭傻大姐口中得知賈寶玉與薛寶釵訂親之事，迷迷癡癡地回到瀟湘館，吐出一口血來，幾乎暈倒；顏色如雪，沒有一點血色，神氣昏沈，氣息微細，半日又咳嗽了一陣，丫頭遞了痰盂，扶坐起來吐出的痰都是帶血的。雖然服了藥，病情卻是日重一日，咳嗽一陣即吐出好多血來，這時人已經奄奄一息不能言語，輕輕叫她只是微微睜開眼，好像有知覺的樣子，但是眼皮嘴唇稍動一下，口內一點兒出入之息，卻是一句話一點淚也沒有了。（紅樓夢第九十七回）。

由以上病史顯示出林黛玉幼時可能罹患過流行性感冒（influenza）、麻疹（measles ）或百日咳（Pertusis）而未治好，這些感染引起末梢支氣管阻塞，而致化膿性感染，未予控制久之即延及支氣管壁，破壞平滑肌纖維及彈性組織，且侵犯及支氣管周圍之鄰近組織；結果纖毛柱狀上皮化生爲無纖毛立方上皮，支氣管壁爲纖維組織所取代而形成囊狀。由於纖毛上皮之損傷及氣管張力和蠕動作用之消失，使感染分泌物滯留。因爲支氣管周圍與實質組織之瘢痕的牽拉，使受侵犯之支氣變形成爲管狀或囊狀擴張。症狀發作是開始於林黛玉幼時之百日咳、流行性感冒或麻疹，全身虛弱和營養不良爲其幼年時的身體狀況。因爲支氣管擴張之症狀取決於附加之感染，與支氣管本身之擴張無關，所以林黛玉到賈府後，每逢呼吸道感染或情緒反應（如知悉賈寶玉與薛寶釵訂婚後的哀傷）即出現症狀。她的主要症狀是咳嗽（Cough）、膿性痰（Purulent sputum）、咯血（hemoptysis）。當她躺下時，咳嗽特別嚴重且痰特別多；痰爲黏液膿性，且具有令人作嘔的甜味（紅

樓夢第八十二回提到林黛玉咳痰後，覺得自己喉間有些甜腥）；咯血量不一定，有時是帶血絲之痰（紅樓夢第八十二回），這是來自慢性感染之支氣管壁的肉芽組織；有時大量咯血（紅樓夢第九十七回），這是來自支氣管動脈之糜爛或支氣管動脈與肺動脈之吻合・林黛玉時代，抗生素未發現，因此典型的支氣管擴張病人之年齡在15至30歲之間，症狀可延續10至20年。除了支氣管擴張外，林黛玉還伴發慢性支氣管炎（Chronic bronchitis）。因此每年春分秋分後，必犯舊疾咳嗽不止，天氣暖和病症即緩解下來（紅樓夢第四十五回），且冬天吹著一下冷風即咳嗽不停。

林黛玉固然罹患支氣管擴張和慢性支氣管炎，但是其憂鬱症（depressire neurosis）對病情卻有更加重之勢，導致心身症（Psychophysiological disorder）。她的憂鬱症形成之心理因素可分爲三：(1)失落——失去父母親(2)自尊心受到打擊(3)把原應向外的攻擊衝動轉向自己。茲分述如下：

一、失落（Loss）：林黛玉繼喪母之後又喪父，抑鬱寡歡；本來親人亡故，每個人都會感到悲傷，但隨時間之過去，悲痛也漸減，不會影響日常生活，這是正常的哀悼反應（normal grief reaction）。可是林黛玉的悲痛情緒持續過久，超出常態，是一種病態哀悼（Pathological grief），這可由下列事實窺知。

1. 黛玉回到瀟湘館來，一進院門，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，苔痕濃淡，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「幽僻處可有人行？點蒼苔白露冷冷」二句來。因暗暗的歎道：「雙文雖然命薄，尚有孀母弱弟；今日我黛玉之薄命，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！」想到這裡，又欲滴下淚來（紅樓夢第三十五回）

2. 黛玉舊疾復發，寶釵來探望她。黛玉歎道：「你又有母親，又有哥哥；這裏又有買賣土地，家裡又仍舊有房有地。你不過親戚的情分，白住在這裡，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們一文半個。我是一無所有，吃穿用度，一草一木，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，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？」（紅樓夢第四十五回）

3. 紫娟收起燕窩，然後移燈下簾，伏侍黛玉睡下。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寶釵，一時又羨他有母有兄，又聽見窗外竹梢蕉葉之上，雨聲淅瀝，清寒透幕，不覺又滴下淚來。（紅樓夢第四十五回）

4. 黛玉見了人家親戚相見敘離別之情，先是歡喜，而後想起衆人皆有親眷，唯獨自己孤單無依，不免又垂淚（紅樓夢第四十九回）。

5. 黛玉看見他鄉之物，反觸傷傷情，想起父母双亡，又無兄弟，寄居親戚家中，「那裏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來？」想到這裏，不覺的又傷起心來了（紅樓夢第六十七回）。

二、自尊心受到強烈的打擊：林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，自尊心極強。薛寶釵的生日，賈母定了一班新出的小戲並且擺了幾席家宴酒席，那戲團裡的小旦才十一歲，小丑才九歲，賈母令人拿些肉菓給他倆，又另賞錢。鳳姐笑道：「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，你們瞧得出嗎？」寶釵心內知道卻點頭不說，寶玉也點了點頭不敢說。史湘雲便接口道：「我知道，是像林姐姐（黛玉）的模樣兒。衆人聽了這話，留神細看，都笑了起來，說：「果然像她！」一時散了。寶玉來找黛玉，誰知才進門，便被黛玉推了出來，將門關上。寶玉不解何故，在窗外只是低聲叫：「好妹妹！好妹妹！」黛玉總不理他。寶玉悶悶的垂頭不語。黛玉冷笑道：「我原是給你們取笑兒的？拿著我比戲子，給衆人取笑兒！」（紅樓夢二十二回）。有一回黛玉到怡紅院找寶玉，誰知丫頭晴雯和碧痕二人剛拌了嘴，沒好氣，聽到有人叫門越發動了氣，也不問問是誰，便說道：「都睡下了，明兒再來罷！」黛玉又高聲說道：「是我，還不開門嗎？」晴雯偏偏還沒聽見，便使性子說道：「管你是誰！二爺吩咐的，一概不許人進來。」黛玉聽了這話，不覺氣怔在門外，本來想再高聲問她，自己想了一番：「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，到底是客邊。如今父母雙亡，無依無靠，現在他家依栖，若是認眞嘔氣，也覺沒趣！」一面想，一面又滾下淚珠來了。眞是回去也不是，站著也不是，正沒主意，只聽裡面一陣笑語聲，細聽一聽，竟是寶玉寶釵二人。越想越覺傷感，便也不顧蒼苔露冷，花徑風寒，獨立牆角邊嗚咽起來（第二十六回）

三、攻擊衝動「內射」：林黛玉懷著憤恨及攻擊人之衝動，但因某種原因，不能或不敢向他人發洩時，只得把其憤恨或攻擊衝動衝向自己，導致憂鬱狀態。薛寶釵品格端方容貌美麗又行爲豁達隨分從時，深得下人之心，就是小丫頭們亦多和寶釵親近，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不高興。有一回黛玉問寶玉：「你從那裡來？」寶玉說：「從寶釵姐姐那裡來。」黛玉冷笑道：「我說呢，虧了絆住，不然早就飛了來看史大妹妹（史湘雲）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只許和你玩，替你解悶兒？不過偶然到他那裡，就說這些閒話。」黛玉道：「好沒意思的話！去不去，管我什麼事？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。」說著，便賭氣回房。寶玉忙跟了來，問道：「好好兒的，又生氣了？」黛玉道：「你管我呢！」寶玉笑道：「我自然不敢管你，只是你自己糟蹋壞了身子呢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作踐了我的身子，我死我的，與你何干？」寶玉道：「何苦來？大正月裏，死了活了的。」黛玉道：「偏要說死

！我這會子就死！」正說著，寶釵走來，說：「史大妹妹等你呢。」說著便拉寶玉走了。這黛玉越發氣悶，只向窗前流淚（紅樓夢第二十一回）

林黛玉早期生活中喪了所愛的父母親，造成心理創傷，對失落（Loss）特別敏感，易觸物傷情，且自怨自艾認爲自己寄人籬下，無法把攻擊衝動（如對薛寶釵的忌妒忿恨）朝外表現，遇到類似早期心理創傷（如發現寶玉和寶釵的親密關係，恐懼自己被寶玉所遺棄，像父母亡故棄她而去一樣），即觸動心理弱點而誘發憂鬱狀態。

憂鬱心理症（depressive neurosis）患者常表現出悶悶不樂、無精打采、食慾不振、體重減輕、失眠、多夢，其失眠型式是屬於「早醒」型，睡是可以入睡，不過惡夢連綿，極早醒來，醒來後，心情特別壞再也不能入睡。林黛玉時常頭暈，減飲食，多夢；每到五更，必醒個幾次（紅樓夢第八十三回）。有一次恍恍惚惚的夢見父親續絃，繼母又將自己許配給人，派人來迎接回去。黛玉心中乾急，哽哽咽咽的求救於賈母，但賈母呆著臉笑道：「這個不干我的事。」賈寶玉又趕來恭賀，笑嘻嘻的說：「妹妹大喜呀！」。恍恍惚惚又見到寶玉拿著一把刀子往胸口一劃，只見鮮血直流。黛玉一翻身，原來是一場惡夢（紅樓夢第八十二回）。

憂鬱心理症達到較嚴重程度時即成憂鬱精神病（depressive psychochosis），常有自殺意念或企圖。林黛玉無意中聽到紫娟和雪雁的談話，知道了寶玉定親的事，想到自己沒爹娘作主，自歎命苦，立定主意自此以後故意糟蹋身體，被也不蓋衣也不添，茶飯無心，每日漸減下來，半月之後，腸胃日薄一日，最後連粥也不能吃了，心想只要速死即可一了百了（紅樓夢八十九回）。

林黛玉的精神狀態除了憂鬱精神病外，還有迫害妄想（persecutory delusion），她無法建立清楚的「自我界限」（ego boundary），即缺乏能力去判斷什麼是他人之想法，什麼是自己的想法，因此她常使用外射作用（Projection），把自己的意思投射到別人身上，認爲我這麼想，別人也一定這麼想，怪不得曹雪芹描寫她「心較比干多一竅」。有一天一個老婆子在瀟湘館外大聲嚷道：「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！你是個什麼東西，來這園子裡頭亂攪！」黛玉聽了，大叫一聲道：「這裏住不得了！」自思一個千金小姐，只因沒爹娘，不知何人指使這老婆子來這般辱罵，心裏頭一股委屈，因此肝腸崩裂，哭的暈過去（紅樓夢八十三回）。
事實上那老婆子是專管大觀園中花菓樹木的下人，那天她的外孫女跟著來園中，那老婆子拿著枴棍追罵她，林黛玉卻疑心是罵自己。她因父母雙亡無依無靠依栖在賈府，所以常心想自己是寄人籬下，雖然賈母待她好，但其他人一定內心裡頭輕視自己，因此當她聽見老婆子那句話時，就認定有人指使這老婆子來辱罵她。這是憑自己的心理狀態來作主觀和非事實之解釋，明顯地表露出妄想的徵象。

在確知賈寶玉與薛寶釵訂親後，林黛玉心裏，像是油兒、醬兒、糖兒、醋兒倒在一處的一般，——甜、苦、酸、鹹，竟說不上什麼味兒來了。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，兩隻脚像踩著棉花一般，早已軟了（紅樓夢第九十六回）。這突來的打擊使林黛玉往前一栽，哇的一聲，一口血直吐出來。這是情緒反應誘引起的身心症（Psychophysiological disord），所謂身心症是指與情緒有關，而主要呈身體症狀的疾患。患有心身症者，在生理上原有某些器質性之弱點，所以當有情緒反應時，其反應即由此弱點表現，成爲相當于情緒反應之身體反應，稱爲「情緒相當反應」（affective equivalent）。林黛玉的支氣管擴張爲其生理上的器質性弱點，當她聽到賈寶玉與薛寶釵訂親時，情緒上起了異常激烈的變化，引起自律神經興奮，原本糜爛的支氣管動脈破裂而咯血來，最後奄奄一息，雖然服了藥，但心病仍須心藥醫，解鈴還需繫鈴人，因此病症日重一日。在賈寶玉與薛寶釵成親那天，黛玉白日已經昏暈過去，卻心頭口中一絲微氣不斷，到了晚間，又緩過來，微微睜開眼說道：「妹妹！我這裏並沒有親人，我的身子是乾淨的，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回去！」說到這裏，又閉了眼不言不語了，那手卻漸漸緊了，喘成一處只是出氣大，入氣小，已經促疾的很了。探春摸了摸黛玉的手，已經涼了，連目光也散了。突然黛玉直聲叫道：「寶玉！寶玉！你好——」說到「好」字，便渾身冷汗不作聲了，身子漸漸的冷了，兩眼一翻當下氣絕身死。香魂一縷隨風散，愁入三更入夢遙。

爾今死去儂收葬，未卜儂身何日喪？儂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儂知是誰？試看春殘花漸落，便是紅顏老死時。一朝春盡紅顏老，花落人亡兩不知。



秦可卿

精神性厭食（Anorexia nervosa）

秦可卿小名叫可兒，官名叫兼美，是秦邦業（秦鐘之父）的養女，這秦邦業任營繕司郎中，常與賈府有來往，逐將秦可卿許配與寧國府的賈蓉。秦可卿是個心性高強的人，平常見了人有說有笑，可是心很細，不論聽見什麼話兒，都要忖量個三日五夜纔算。她經期已兩個多月沒有來，叫大夫瞧了，又說並不是害喜。到下半日就懶怠動了，話也懶怠說，神色疾呆，萎靡不振。這天又聽說她弟弟秦鐘在學堂裡受了人欺負，裏頭還有些不乾不淨的話。她聽了又是惱，又是氣。惱的是那狐朋狗友搬是弄非，調三窩四；氣的是她弟弟不學好，不用心念書，才弄得學堂吵起架來。她爲了此件事，索性連早飯都不吃了。請了大夫張友士來診病，把脈後這張大夫對賈蓉道：「看得尊夫人脉息：左寸沈數，左關沈伏；右寸細而無力，右關虛而無神。其左寸沈數者，乃心氣虛而生火；左關沈伏者，乃肝家氣滯血虧。右寸細而無力者，乃肺經氣分太虛；右關虛而無神者，乃脾土被肝木尅制。心虛而生火者，現在應經期不調，夜間不寐，肝家血虧氣滯者，應脅不痛脹，月信過期，心中發熱；肺經氣分太虛者，頭目不時眩暈，寅卯間（上午三時至七時間）必然自汗，如坐舟中，脾土被肝木尅制者，必定不思飲食，精神倦怠，四肢酸軟。」旁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：「何嘗不是這樣呢！先生眞正說得如神，倒不用我們說了。」那張大夫說：「據我看這脉息，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，但聰明太過，則不如意事常有；不如意事常有，則思慮太過。此病是憂慮傷脾，肝木太旺，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。」（第十回）

王熙鳳和賈蓉來探望秦可卿，秦氏要站起來，王熙鳳拉住了秦可卿的手說道：「我的奶奶！怎麼幾日不見，就瘦的這樣了！」秦氏道：「我自己想想，未必熬得過年去！」鳳姐兒忙說道：「你別胡思亂想，豈不是給自己添病了嗎？」賈蓉道：「她這病也不用別的，只吃得不飲食就不怕了。」（第十一回）

此後鳳姐不時來看秦氏，秦氏也有幾日好些，也有幾日歹些。十二月初二日，鳳姐吃了早飯，來到寧國府，看見秦氏光景，雖未添什麼病，但那臉上、身上的肉都瘦乾了（紅樓夢第十一回）。秦可卿就這樣瘦下去，拖了一年，終於奔赴黃泉路去了，死時年約十九歲。

秦可卿的主要徵侯是：(1)月經不潮（amenorrhea），(2)食慾不振（anorexia）。由病史知道她有抑鬱狀態，對食物失去興趣，大大減少其食物攝取，以至於營養不良。因爲她的熱量受到嚴重限制，所以體重一直減輕，人一直消瘦下去，最後連主要維他命和礦物質都缺乏，因此約一年後饑餓而死。她沒有其他病徵，卻有著嚴重的體重減輕現象，這個重要的臨床特徵以及病史，顯示出秦可卿患神經性厭食（Anorexia nervosa）。因爲她食慾不振導致維他命缺乏與營養不良，故會夜間不寐、頭目眩暈、四肢酸軟。

至於月經不潮（amenorrhesa），是因抑鬱（depression）而經由垂體功能降低之終同路徑（final common pathway）而致。

此種病的病人能忍受遠超過其營養狀態所能負荷的各種活動，除非營養不良已達極點，否則是不會有嚴重的衰弱現象的。所以當王熙鳳去探望秦可卿時，秦可卿已病了三個月，仍然能勉強站起來。

妙玉



多情幻想（Erotic delusion）

妙玉本來在蘅香寺修煉，因不合時宜，權勢不容，所以投到　翠庵，這　翠庵原是賈府的地址，因爲蓋大觀園，將那庵圈在裏頭，向來食用香火，並不動賈府的錢糧。

妙玉性情孤癖，不合時宜，萬人不入她目。她常說：「古人中，自漢、晉、五代、唐、宋以來皆無好詩，只有兩句好，說道：『縱有千年鐵門檻，終須一個土饅頭。』」意思是說人縱然用千年不壞的鐵門檻很堅固地保衞自身，終究要埋在墳墓裡的，出世之情，溢於言表。

妙玉雖然截髮爲尼，畢竟塵緣未斷，無法達到一念不生，萬緣俱寂的境地。這一天，賈寶玉沒有去上學，於是信步走到蓼風軒來找堂妹賈惜春，適逢妙玉和惜春在下圍棋，賈寶玉輕輕的掀簾進去，待在一旁靜靜地觀看，看到精彩處，情不自禁哈哈一笑，把兩個人嚇了一跳。賈寶玉一面與妙玉施禮，一面又笑問道：「妙公輕易不出禪關，今日何緣下凡一走？」

妙玉聽了，忽然把臉一紅，也不答言，低了頭，自看那棋。寶玉自覺造次，連忙陪笑道：「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在家的俗人。頭一件心是靜的。靜則靈；靈則慧……」寶玉尚未說完，只見妙玉微微的把眼一抬，看了寶玉一眼，復又低下頭去，那臉上的顏色漸漸的紅暈起來。寶玉見她不理，只得訕訕的在旁邊坐了。

妙玉起身理理衣裳，重新坐下，痴痴的問著寶玉道：「你從何處來？」寶玉一時不知如何作答，轉紅了臉，答應不出來。妙玉微微一笑，惜春也笑道：「二哥哥，這是什麼難答的？你沒有聽見人家常說的『從來處來』嗎？這也值得把臉紅了，見了生人似的？」

妙玉聽了這話，想起自家，心上一動，臉上一熱，必然也是紅的，倒覺不好意思起來。因此站起來說道：「我來得久了，要回庵裡去了。」然後又說道：「很久沒來，這裡彎彎曲曲的，回去的路頭都要迷住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倒要我來指引指引，何如」妙玉道：「不敢，二爺前請。」於是二人別了惜春，離了蓼風軒，經過瀟湘館，妙玉竟自回到了櫳翠庵。

掩了庵門，坐了一回，妙玉把禪門口誦唸了一遍，吃了晚飯，點上香，拜了菩薩，屏息垂簾，跏趺坐下，斷除妄想，趨向眞如。坐到三更以後，聽得房上嗆喙喙一片聲響，妙玉恐有賊來，下了禪床出到前軒，但見雲影橫空，月華如水。那時天氣尚不很涼，獨自一個憑欄站了一回，忽聽房上兩個貓兒一遞一聲廝叫。

那妙玉忽然想起日間寶玉之言，不覺一陣心跳耳熱，自己連忙收攝心神，走進禪房，仍到禪床上坐了。怎奈神不守舍，一時如萬馬奔馳，覺得禪床便晃蕩起來，身子已不在庵中。便有許多王孫公子，要來娶她；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扶她上車，自己不肯去。一會兒，又有盜賊刼她，持刀執棍的逼勒，只得哭喊求救。

庵中女道婆都驚醒了過來，拿火來照看，只見妙玉兩手撒開，口中流沫。急叫醒時，只見兩眼直豎，兩顴鮮紅，罵道：「我有菩薩保佑，你們這些強徒敢要怎麼樣？」衆人都嚇的沒主意，有一女尼是妙玉自南邊帶來的，伏侍妙玉自然比別人盡心，圍著妙玉坐在禪床上。妙玉回頭道：「妳是誰？」女尼道：「是我。」妙玉仔細瞧了一瞧道：「原來是妳！」便抱住那女尼，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那女尼一面喚醒她，一面給她揉著，道婆倒上茶來喝了，直到天明才睡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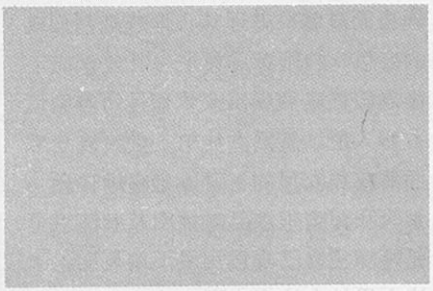
外面一些游頭浪子聽見了這消息，便造作許多謠言，說：「這麼年紀，那裡忍得住？況且又是很風流的人品，很乖覺的性靈！以後不知飛在誰手裡，便宜誰去呢！」過了幾日，妙玉病雖略好了些，但神思未復，終有些恍惚。（紅樓夢第八十七回）

由上面的病史，顯露出妙玉多情妄想（Erotic delusion）的徵象，她自作多情地相信，有很多王孫公子愛慕追求她，有盜賊意圖強暴她，這是妙玉使用否定作用（denial）和外射作用（Projection）等心理自衞機轉來處理其心理癥結而形成的妄想。妙玉身爲女尼，但並非成年後看破紅塵截髮出家，而是幼時家境貧寒入尼姑庵爲女徒弟，長大後自然而然成爲女尼的，所以她塵緣未斷。那天和賈寶玉談話時挑引起春情，可是她認爲自己身爲女尼不夠吸引人，沒有異性會注意自己、愛自己，心理形成劇烈掙扎，乃有意無意地作出一些事情誘惑異性（例如賈寶玉在旁邊

時，妙玉起身理衣裳，痴痴地問賈寶玉從何處來，引得賈寶玉臉紅說不出話。又如妙玉要回櫳翠庵時故意說她很久沒來過，路又彎彎曲曲，要回去恐怕迷路，目的就是要引賈寶玉陪她回去。）可是又否認自己曾經誘惑對方這回事，而堅信自己無意於對方，是對方愛慕自己，因此妄想有許多王孫公子要來娶她。妙玉卽是用這種方法來平衡內心的自卑感，她把自己對異性的興趣，外射到別人身上，變成別人對她有興趣，以此來安慰自己。

妙玉性情孤癖，不合時宜，萬人不入她目，這是她妄想病的另一表徵。因爲缺乏控制自己內心之攻擊衝動的能力，所以和別人的關係不好，常易引起衝突、誤解、不睦。紅樓夢第六十三回岫烟就提及過妙玉本來在蘅香寺，後來因不合時宜，爲權勢所不容，所以投到櫳翠庵裡來。第四十一回妙玉泡茶請客，黛玉問起泡茶用的水是否去年的雨水，妙玉冷笑道：「妳這麼個人，竟是大俗人，連水也嚐不出來！這是五年前我收梅花上的雪，埋在地下而得的，隔年儲的雨水，那有這樣清淳？如何吃得？」寶釵知她天性怪癖，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，吃過茶，便約著黛玉走出來。

續作紅樓夢後四十回的高鶚，在第一百十二回裡很戲劇化地安排了妙玉遭盜賊刼掠而失踪，倒使妙玉的妄想成眞，人生確實是「假作眞時眞亦假，無爲有處有還無。」



晴雯



(1)傷風（Common Cold）
(2)缺鐵性貧血（Iron deficiency anemia）。

花原自怯，豈奈狂飆？柳本多愁，何禁驟雨？

晴雯是怡紅院內賈寶玉的丫環，很得賈寶玉的歡心，仗著平常比別人氣壯，一晚，旣不披衣，只穿著小襖，便躡手躡脚的下了薰籠，走出屋門，忽聽一陣微風，只覺侵肌透骨，不禁毛骨悚然，又踅了回來，仍回到自己被中。因方纔一冷，如今又一暖，不覺打了兩個噴嚏。至次日起來，便覺得有些鼻塞聲重，懶怠動彈，睡在暖閣裏，只管咳嗽。寶玉道：「我叫人請了大夫，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。」大夫來了，寶玉便走過去，避在書架後面，只見兩三個後門口的老婆子帶了一個太醫進來。這裡的丫頭都廻避了，有三四個老嬤嬤放下暖閣上的紅繡幔，晴雯從幔中單伸出手來。那大夫見這隻手上有兩根指甲，足有二三寸長，尙有金鳳仙花染得通紅的痕跡，便轉過頭來。有一個老嬤嬤忙拿了一塊絹子掩上了，那大夫方診了一回脉，起身到外間，向嬤嬤們說道：「小姐的症是外感內滯。近日時氣不好，竟算是個小傷寒。幸虧是小姐素日飲食有限，風寒也不大，不過是氣血原弱，偶然沾染了些。吃兩劑藥疎散疎散就好了。」（紅樓夢第五十一回）

晴雯服了藥，至晚間又服了二和，夜間雖有些汗，還未見效，仍是發燒頭疼，鼻塞聲重。次日，王太醫又來診視，另加減湯劑。雖然稍減了燒，仍是頭疼。寶玉便命麝月取鼻煙來給他聞些，晴雯用指甲挑了些抽入鼻中，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顖門，接連打了五六個噴嚏，眼淚鼻涕登時齊流，果然鼻塞暢通了些，只是頭顖還疼（紅樓夢第五十二回）。

由此病吏及症狀：發燒（fever）、頭痛（head-ache）、聲嗄（hoarseness）、咳嗽（Cough）、鼻塞顯示晴雯患傷風的可能性最大。

傻大姐年方十四是賈母的丫環，有一天在園子裏撿到一個五彩「繡香囊」，上面繡的並非花鳥等物，一面是兩個人，赤條條的相抱；一面是幾個字。這疾丫頭原不認得是春意兒，心下打量：「敢是兩個妖精打架？不，就是兩個人打架呢？」左右猜解不來，正好遇到邪夫人，便送過去。邪夫人嚇了一跳，打發人封了起來送往王夫人（賈寶玉之母）處，王夫人氣得顫聲，又有人在旁讒惑道：「寶玉屋裡的晴雯，那丫頭仗著他的模樣兒比別人標致些，又長了一張巧嘴，天天打扮的像個西施樣子，在人跟前能說慣道，抓尖要強。一句話不投機，

她就立起兩隻眼睛來罵人，妖妖調調，大不成個體統。」王夫人一想好好的寶玉，如果叫這蹄子給勾引壞了，那還了得。馬上叫丫頭把晴雯叫了來。王夫人一見她鈒髁鬢鬆，衫垂帶褪，大有春睡捧心之態，不覺勾起火來。王夫人冷笑道：「好個美人兒！眞像個病西施了！妳天天作這輕狂樣兒給誰看？」喝聲：「出去！站在這裏，我看不上這浪樣兒！誰許妳這樣花紅柳綠的粧扮！」（紅樓夢第七十四回）

晴雯只得出來，一出門便拿著絹子握著臉，一頭走，一頭哭，直哭到園內去，病也因此加重。而後，王夫人決定將晴雯遣出大觀園。寶玉回到怡紅院，只見一群人在那裏，王夫人在屋裡坐著，一臉怒色，見寶玉也不理。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，如今打從炕上拉下來，蓬頭垢面，兩個人攙架起來去了。晴雯被攆出來，住在姑舅哥哥家裡。寶玉去探望她，當下晴雯因著了風，又受了哥嫂的歹話，病上加病，嗽了一日。晴雯嗚咽道：「我雖生得比別人好些，並沒有私情勾引你，怎麼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精！」說到這裏，氣往上咽，便說不出來，兩手已經冰涼。寶玉拉著她的手，只覺枯瘦如柴。晴雯哭道：「你去吧！這裡骯髒，你那裏受得！你的身子要緊。」一語未完，只見她嫂子笑嘻嘻掀簾進來道：「好呀！你們倆個的話，我都聽見了。」說著，便自己坐在炕沿上，把寶玉拉在懷中，緊緊的將兩條腿夾住。寶玉那裏見過這個，心內早突突的跳起來了，急得滿面紅脹，身上亂戰，又羞又愧，又怕又惱，只說：「好姐姐，別鬧！」晴雯聽見她嫂子纏磨寶玉，又急，又臊，又氣，一陣虛火上攻，早昏暈過去（第七十七回）。

晴雯直著脖叫了一夜，隔早就閉了眼住了口，世事不知，最後嚥了氣，他哥嫂催人立刻入殮，抬往城外化人廠焚化了。

根據紅樓夢第七十八回，當時大夫診斷爲女兒癆；所謂女兒癆卽萎黃症（Chlorosis），是缺鐵性貧血。晴雯平時飲食有限（紅樓夢第五十一回），又值春機期，每次月經損失的鐵無法適當的補充，食物中的鐵既不足以補充其生長和月經之需，久之卽產生缺鐵性貧血。其症狀常爲疲乏、頭痛、食慾不振、心口灼熱、心悸、呼吸困難、血管運動神經障碍等。當症狀完全顯示出來時，病人顯出一幅疲倦無力的樣子，臉色蒼白，皮膚缺乏彈性且乾皺，毛髮乾而稀少，瞼膜呈珍珠樣白色，指甲可能變成扁平呈現縱走突起，甚或凹陷（反甲 koilonychia），這是一幅很恐怖的模樣，難怪古人稱之爲女兒癆。晴雯在被攆出大觀園時，蓬頭垢面，兩個人攙架她出去（紅樓夢第七十七回），那情景倒有幾分像女兒癆的樣子。缺鐵性貧血可能出現 Plummer-vinson 症候群，特徵是在hypopharynx 和 esophagus 交界處，產生“Web of mucosa”致吞嚥困難（dysphagia），紅樓夢第七十七回曾提及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，很可能是因吞嚥困難而導致於此。

當時晴雯不僅罹患缺鐵性貧血，且尙有呼吸道病毒感染引起的傷風（Common Cold），故促成其死亡。

眉黛烟青，昨猶我畫；指環玉冷，今倩誰溫？鼎爐之剩藥猶存，襟淚之餘痕尚漬。孤衾有夢，空室無人。桐階月暗，芳魂與倩影同消；簪帳香殘，嬌喘共細腰俱絕。

賈　敬

(1)水銀中毒

青青翠竹，悉是真如，鬱鬱黃花，莫非般若。鳥語蟲聲，總是傳心之訣；花英草色，無非見道之文。天機清澈，胸次玲瓏，觸物皆有會心處。

——菜根譚

天地萬物現存著歷歷分明的眞理大道，但是人卻不能澈見了悟，而妄托虛誕求道，不啻緣木求魚。賈敬年紀已大卻不肯住在家裏，在都中城外元眞觀和那些道士們胡纏，一心想作神仙。雖襲了官，卻一味好道，只愛燒丹煉汞，別事一概不管（紅樓夢第二回）。煉丹的方法分爲內丹、外丹。內丹以運氣爲主，或稱爲吐納、導引。外丹以服食丹藥爲主，以求長生不老。道家認爲兩者須配合才能達到成仙的目的。這位賈敬老爺沈迷於導氣之術，參星禮斗守庚申，服丹砂，最後導致水銀中毒燒灼而死。根據紅樓夢第六十三回敍述，東府裏幾個人，慌慌張張跑來說：「老爺歸天了。」衆人聽了，嚇了一跳，忙都說：「好好的並無疾病，怎麼就沒了！」家人說：「老爺天天修煉，一定是功成圓滿，昇仙去了。」尤氏（賈敬的子媳）見家裏竟沒個著己的男子，只得卸了粧飾，命人到元眞觀，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，等大爺來家審問。又請了大夫看視，到底係何病症。大夫們見人已死，何處診脈來？且素知敬導氣之術總屬虛誕，更至參星禮斗守庚申，服靈砂等妄作虛僞，過於神費力，反因此傷了性命的，如今雖死，腹中堅硬似鐵，面皮嘴唇燒的紫

絳皺裂。便向媳婦囘說：「係道教中吞金服砂，燒脹而歿。」

葛洪的抱朴子金丹篇：「丹砂燒之成水銀，積變又還成丹砂。」意卽水銀不只出自丹砂，且水銀及硫黃也可製作丹砂。賈敬每天煉金丹求長生不老之術，豈知服下的金丹非長生不老之藥，只是水銀化合物。不但不能長生不老，且步上魏道武帝、唐憲宗、穆宗、武宗的後塵，因服丹藥過度而死。根據大夫的診視，賈敬雖死，腹中堅硬似鐵，面皮嘴唇燒的紫絳皺裂。因爲汞離子具有腐蝕性，且煉丹爐內的金丹溫度頗高，賈敬吞下金丹，當然會面皮嘴唇燒的紫絳皺裂，同時他的口腔、咽、喉、食道和胃想必也灼蝕了。當水銀中毒時，體液變爲鹼性致鹼中毒（alkalosis ），致反射亢進發生腹部痙攣伴隨噁心和嘔吐。汞被吸收後，積於腎臟，使腎小管上皮細胞發生中毒致腫大壞死，自基底膜剝離塞住腎小管，以致尿閉而發生尿毒症（ uremia ）導致死亡。

